<<来不及说再见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来不及说再见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5458254

10位ISBN编号：7535458254

出版时间：2012-6

出版时间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艾拉·摩利

页数：307

字数：249000

译者：黄宏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来不及说再见>>

内容概要

一个关于失去与疗愈的故事，在夏威夷，独生爱女之死击溃了艾比，连带摧毁了她的婚姻、友情，甚至整个人生！

对命运的不满、对杀人凶手的憎恨，对父母的不谅解，让艾比失去自我认同、封闭自己、自毁毁人...
...当艾比重新踏上南非家乡的土地，她要如何在那个充满神秘咒语与力量的地方，面对真相决定未来.....她能够从痛苦、绝望、愤恨、报复等负面情绪编织的罗网中破茧重生吗？

南非与夏威夷、过去与现在，层叠交错，呈现出一个再真实不过的人生、一段令人动容的自我追寻之旅。

<<来不及说再见>>

作者简介

生长于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，父亲为英国人，母亲为第四代南非人。
后随丈夫移居美国加州。

一直为非盈利组织工作，致力于关注妇女儿童问题。

摩利居住过世界种族最为多元的地方，包括南非约翰尼斯堡、英国伦敦和夏威夷的火奴鲁鲁。

<<来不及说再见>>

章节摘录

1 “不知道又会有什么麻烦？”

“如果外婆在世的话，她看到天空中病恹恹的月亮时，一定会这么说。

这个时候，阿美就会点点头，解开围裙和头巾从厨房的后门走出去，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。

开普敦草原的夜晚和白天很不一样，石楠树散发着狂野的气息，仿佛一个活生生的复仇者，暗藏着利刃和杀机。

在太阳还没落山的时候，大人就会把小孩子喊回家。

因为等到大地慢慢冷却之后，睡在地下的祖先和可怕的僵尸会踏着夜色而来，寂静的小径就会听到沙沙的声音。

再过一段时间，月亮才会从东边的小山顶上爬上来。

然而，月亮一旦病了，草原上就会空无一人，祖先的魂灵在这样的夜晚也会隐藏起来。

这个时候，只有像阿美这样的桑奥玛仍会出门。

桑奥玛是非洲的巫医，白人女主人需要她的巫术。

阿美出生在南非恩德贝勒部落，这里的传统教育让她对于月亮的阴晴圆缺了如指掌。

外婆也是一样，她是一个基督教徒，同时也信仰苏格兰祖先留下来的那些教义。

阿美匆匆地穿过树丛，沿着小径走到山脚下。

对于村子里的人来说，月亮就是从那里升起来的，月亮的病也是源自那里。

她在那里采了一些草药放在编织袋里，然后一路念着祈祷文往回走，祈祷文和山上石头一样古老，她要在月亮升到半空之前赶回农舍。

编织袋里装满了树枝、石块、骨头和羽毛，她每走一步，这些东西就会在袋里发生碰撞声。

阿美回到后院，在地上铺上一条华丽的织毯，把编织袋里的东西都倒在上面，对着死去多时的亡魂喃喃祈祷，请他们帮着消祸祛灾。

待忙完这一切，她会端着茶盘走到女主人的房间，咧开没有牙齿的嘴巴，笑着说：好了，这下没事了！

月亮在非洲有好坏之分。

好月亮预示着五谷丰登和吉祥如意，预示着亲戚来访、婚礼举行、酋长诞生，或是雨水来临。

碰到月蚀、月色昏黄，形状上下颠倒得像镰刀一样的月亮，都是坏月亮，人们可能会面临饥荒、战争和瘟疫的恐慌。

如果月亮出现像薄纱一样的月晕，巫医称之为“绞索”，这只意味着一件事--死亡。

这要是在非洲，人们会起早摸黑长途跋涉在遥远的神庙，企图阻止坏月亮带来的厄运。

但是在远隔数千里之外的火奴鲁鲁，灯光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，人们几乎不会抬起头来看看空中的月亮有什么变化。

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，黑云压城，我们屋后的山峦看起来黑压压的一片。

小狗沙利走到钟太太的信箱旁边，慢慢抬起腿，撒了一泡尿，冲天空叫了几声，就匆匆逃回到屋子里。

这个时候，月亮被乌云盖住了。

这会是什么坏兆头呢？

我的心揪了一下，渴望阿美能为我送来祝福。

早上醒来时，我就发现自己有些不对劲：双眼浮肿，脖子僵硬，喉咙干痒，呼出的气体有一股灼热感。

我听到血液流进头部的声音，左耳的耳膜在咚咚跳动，似乎有一点耳鸣。

难道是着凉感冒了吗？

这时，柯丽跑进我的房间，站在床边对我说：“妈咪，帮我穿上！”

“她不知从哪里找出了一件薄薄的紫色浴袍，现在尚是春寒料峭，穿这样薄的浴袍明显偏早。

没有哪一个夏威夷人会这样穿的。

“宝贝，”我勉强睁开睡意朦胧的双眼，沙哑着嗓子说，“穿这件不会太冷吗？”

<<来不及说再见>>

“不冷，帮我穿！”

柯丽似乎在命令我。

我知道拗不过她，只好强打着精神从床上爬起来。

“帮我穿！”

帮我穿！

帮我穿！

柯丽见我动作很不利索，不耐烦地说。

“不要吵！”

我转过来看着她。

她不知道我头疼得很。

柯丽坚持着。

男人对于喋喋不休的老婆会充耳不闻，三岁的小孩对她妈妈的啰嗦似乎也是一样。

我光着脚冷得发抖，我正在发烧。

我接过柯丽的浴袍，让她先把一只脚穿进裤管，然后再穿上另外一只。

我头昏脑涨，差点摔倒，幸好手撑到了床沿上。

我正要把小家伙挂在肩膀上的腰带拉过来。

“这个让我来！”

她一把将腰带抢了过去。

我伸手去拿放在椅子上的睡袍，一只脚在地毯上找拖鞋。

我的脚碰到了一团湿地毯。

“该死的沙利！”

我生气地骂着。

柔软的兔毛地毯被小狗沙利咬湿了一大片。

“你又骂了句脏话，妈咪。”

柯丽提醒我。

“哦，我错了。”

不要告诉你爸爸。

我拍着柯丽的小脸，挤出一丝笑容。

葛雷还在沙发上睡大觉，似乎没有听到我和女儿的对话。

我从楼上走下来，四处张望，想看看沙利还在不在屋子里。

今天是星期四，是我的最后一天假期，然后就要回去上班应付那些稿件了。

说不准是为了什么，我莫名其妙地发起火来。

我用力敲了一下微波炉的门，葛雷终于醒了。

“啊？”

出了什么事？

“我让葛雷去应付柯丽，他那个宝贝女儿的要求总是无止境，还是让她爸爸对付。”

柯丽穿着大人的浴袍，脚下拖着我放在鞋柜里的银色高跟鞋，从木地板一路走过来。

葛雷皱起了眉头。

“早上好，爸爸。”

三岁的柯丽根本不看大人的脸色。

“柯丽，不要穿妈妈的鞋子，特别是不要穿高跟鞋，好吗？”

葛雷温和地说。

“这会打扰我们的邻居吗？”

“你看，我被你吵醒了，猫也被吵醒了，邻居们呢？”

也是一样的。

葛雷对女儿尽量表现得很耐心。

看到猫蜷缩在摇椅上，柯丽突然来了兴趣，她一脸坏笑地朝着猫走过去。

<<来不及说再见>>

“朝圣者，起来！

”柯丽脚下的高跟鞋发出尖锐的声响，可怜的猫咪赶紧跳下椅子，它担心有什么麻烦发生。在我们家，猫被称为“朝圣者”，柯丽却经常戏弄它。

早餐开始了。

柯丽这才安分地坐到餐桌上，我给她倒了一杯温牛奶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。

我拿着一片土司，却没有胃口。

“昨天晚上，你听到了打雷的声音吗？

”葛雷问。

我回忆着昨晚睡梦中的情形。

“我没有听到打雷声，可能睡得太死，但我在睡觉之前看到了坏月亮。

” “大约是夜间一点钟的时候开始打雷，”葛雷自言自语着，从我的面前走过去开冰箱，“当时我醒了一会儿，看打雷的情形，山谷里一定下了大雨，不知道车库新做的屋顶能否通过大雨的考验。

” 这个时候，葛雷并不希望我接过话茬。

他怕我又说到非洲的习俗。

他是一个来自美洲大陆的传教士，不希望我来同化他的信仰，尽管我们是认识多年的夫妻。

“我们一起来祈祷吧！

”他说。

我点点头。

本来想说一句话，却咽了下去。

“你怎么了？

”他说。

我指着自己的喉咙，表示不适。

“啊，轮到你啦！

”葛雷说。

在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柯丽像花脚猫一样溜走了。

这一次，我是家里最后一个感冒的人，但还是没有逃脱被感冒的命运。

前两个星期，葛雷和柯丽都病了，忙得我够呛，后来不得不休假在家。

“这是病毒性感冒！

”葛雷说，“传来传去的，传染性强。

”葛雷给自己泡了一碗麦片，又把剩下的橙汁全部倒进杯子里。

我在旁边看着他。

“你是不是也要来一份？

”葛雷抬起头来，发现我在注视他。

我还来不及点头，柯丽就回来了。

这回，她从洗衣房拿了一件待洗的睡衣，而她身上的浴袍腰带已经散了，长长的拖在地上。

“妈咪，帮我穿上。

” “快放下！

还没有洗呢。

”我说。

“看不到哪里脏了啊！

”柯丽把衣服塞到我的手里，并且伸出了胳膊，等着我来帮她穿。

“柯丽，这衣服太脏了。

再说哪有白天穿着睡衣在屋里走来走去的？

” “帮我穿上！

”柯丽不容分说。

“你闻闻，隔夜的衣服，有很大的汗味。

<<来不及说再见>>

“我把睡衣摊开来，凑到她的鼻子前。

“哪有什么味道？”

“柯丽似乎不相信，以为我是在哄她。

“我说了不行就不行！”

“我的犟脾气也上来了。

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和一个小孩子较真起来。

突然，柯丽全身发抖，就像有一股巨大的电流通过她的全身一样，她拼命地打自己的头。

上帝在惩罚我。

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

对付一个精力旺盛的孩子，母亲该怎么办？

我们是不是平时太纵容她了，让她产生了想要星星就摘星星，想要月亮就摘月亮的习惯？

她是遇到了什么成长障碍吗？

一个牧师的孩子教育成这样，他们还会相信葛雷站在教堂圣坛上的那些布道吗？

我的脑海里出现妇女会那些婆婆妈妈们交头接耳的声音，她们似乎在说：“这是牧师的小孩！”

她的妈妈是在非洲土著人中长大的，一定是有什么魔咒，她才会变成那个样子。

“因为这个不谙世事的小孩，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

但是，柯丽丝丝毫没有注意到我的感受。

“我想穿它！”

“柯丽丝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。

眼泪像决堤的洪水一样，流向她的下巴，甚至掉到了地上。

她哭了。

为了这样一件小事，我的天啊，真有那么严重吗？

那像珍珠一样的眼泪就这么廉价？

每次遇到这种情况，葛雷都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任凭柯丽闹个够。

“哭一哭，还可以增大她的肺活量呢。

“他不知道，让她这么闹下去，她的脾气也会见长，将来有谁能管束得好？

我对付不了柯丽，只好试着给自己找台阶下。

“你要是想穿睡衣也可以，那就到柜子里找一件干净的。

“我试着用幼儿听得懂的话，皱了皱鼻子跟她说，“臭臭，会吐吐。

“这一招果然管用。

“吐吐！”

便便！

“柯丽终于破涕为笑，并放下了手中的那件睡衣。

我牵着她上楼，在衣柜里挑选她要穿的睡衣。

她选中的那件太小了，早就准备丢掉的，这下却引起了她的兴趣，我不能再反对什么了。

毕竟她已让了我一回。

衣服太小了，柯丽勉强把自己塞了进去，上衣的袖子缩到手肘，裤脚也接近膝盖。

她把我的一件旧紧身衣拿去套在头上，包住她的金色发，她还把我的粉红色的钱包夹在她的胳膊上。

她这是要去哪里呀？

看着她今天的全部行头，我简直说不出话来。

“我都准备好了，妈咪，我们出发吧。

“柯丽拉着我的手说。

“去楼下吃早餐。

“我说。

被她这一折腾，估计我的那杯茶都已经冷了。

“我已经吃过早餐了。”

<<来不及说再见>>

”柯丽得意地说。

“你吃了什么？”

”我不解地问。

全家人的早餐都还没开始呢！

柯丽的嘴巴动了一下，我听不清楚她说什么，一定是在说我不想让我听到的东西。

“什么？”

你再说一遍。

”我盯着她。

“薄荷呀。”

”柯丽的声音放大了一点。

我顺着她的眼光朝桌上看去，装薄荷糖的盒子已经空了。

“薄荷糖不能当早餐，你还得吃一点东西。”

”我说。

“我才不要吃什么别的鬼东西！”

”柯丽满不在乎地说着，然后跳着舞离开了房间，我这件被她当发套的紧身衣的袖子在她的肩膀上甩来甩去。

要是在平时，她这模样会让我夸上几句，可今天看起来有些滑稽。

”快坐过来。”

”我呵斥着，把她抱到餐桌旁的椅子上。

她大哭大闹起来。

“葛雷，你得管管你的宝贝女儿，我快受不了了。”

”我朝她爸爸求援，葛雷仍是隔岸观火的样子。

听到我这么说，柯丽才安静下来，一双像小海豹一样又大又黑的眼睛盯着我，让人又怜爱起来。那些婆婆妈妈们要说什么，就随她们去说吧。

“如果你再跟我说一次‘不要’……”我扬起手，威胁着她。

那我会怎么样？

要揍她吗？

在她只有十个月大的时候，葛雷的妈妈就坚持让我们对孩子不要手软，该打就打，只是不要打到要害部位。

我们太仁慈了，哪舍得动她几个指头。

可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

葛雷作为一个称职的牧师，只会关起门来研读《圣经》，准备布道的讲稿。

每天早上，我都会对着镜子给自己鼓劲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--等柯丽长大一些，她就会变乖；等葛雷成熟一些，他就能多一些理解；等我的身体好一点，我就会对自己的孩子耐心得多。

但是，这一切都还没有出现，我只能期待着。

“把她交给我吧！”

”葛雷终于放下报纸，看着自己的女儿。

柯丽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

她看到我真的生气了，怕像卫生纸一样被我揉碎。

过去几个月，我经常发脾气，她很害怕。

有时，我为自己占得了上风，有一种施虐的快感。

谁叫她太顽皮！

“柯丽，听妈妈的话，乖女儿。”

”葛雷不紧不慢地说，满脸和颜悦色，一点不像我的急性子。

柯丽眨了眨眼睛，点着头，像犯了错一样。

“你知道妈妈这几天身体不舒服，你不要惹她生气。”

乖，过来亲爸爸一下。

<<来不及说再见>>

”葛雷朝女儿伸出双手。

柯丽听话地走过去。

”我要出门了，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来搞定吗？

”葛雷对自己的处理结果甚为满意。

在他看来，一句话就把一切都解决了，这太简单了。

这难道不是他的事情吗？

他得意的神情激起了我的愤怒。

”为什么家里每个人都要我伺候？

为什么我整天都在帮你们做这做那，自己就像一个不存在的影子？

”我把一大堆碗筷叠好，转过身去，谁也不想理。

我的喉咙因嘶吼而发疼。

葛雷一看气氛不对，赶忙跟了上来。

我想冷静一会儿。

我知道自己家族有冲动魔鬼的基因。

一个三岁的小孩无理取闹，我为什么就不能忍着点，非要把这看做是造反？

我自己也后悔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，弄得一家人都不快活。

我为什么不直接跟葛雷说：“你来喂孩子吃饭，我去洗个澡！”

”如果我这样说了，葛雷也会应承下来，那么早上的不愉快就不会缠着我们。

可是，我没有这么说。

葛雷不耐烦地看了看手表。

这无谓的争执，已经浪费了他的不少时间。

看到我没有继续抱怨，葛雷终于道歉了。

”对不起，我保证以后会多做些家务。

”他说。

好像只要他帮忙做家务，存在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

葛雷抱住了我，把我的头埋在他的怀里。

”好了，别为这些琐事闹得不开心，柯丽会长大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

等我下班回来，我就收拾屋子，换下的衣服也留着我回来洗。

”他怎么不早这么说呢？

既然我生气了，我可不想就这么轻易放过他。

我发顿脾气也不容易。

”你今天不是休假吗？

还加什么班？

”我说。

”我要打几个回访电话，还要把布道词整理一下。

”葛雷说，“你今天好好休息一下，或许感冒可以快些好起来。

”他抚摸着我的头发。

这句话像春风一样吹来，我的脸贴着他的衬衫，还依稀闻到一丝古龙香水的味道。

我希望他就这么抱着我。

在他的怀里，我慢慢地原谅了他。

有人抱住了我的大腿，是柯丽。

我们三个又拥抱在一起。

我们彼此原谅了对方。

”基督说，“要彼此相爱”。

”柯丽背了一句《圣经》。

我摸着她的头说：“对，要彼此相爱，对彼此好一点。

” “要和睦相处。”

<<来不及说再见>>

”柯丽又背了一句。

对，我完全赞同，要一家人开开心心。

我收拾起桌上的餐具，把它们放到洗碗机里。

柯丽看到我不再生气了，就开始玩耍起来，用我给她的麦片在桌子上做图案。

”你今天有什么计划吗？

”葛雷从洗碗机里拿出洗好了的碗。

”我和史格柏太太约好了，十一点钟要带她去做头发。

”我说。

”你不需要做这件事。

牧师手册里，对牧师太太的职责可没有这一条。

”葛雷笑着说。

”这有什么呀？

女人天生就爱做头发。

”我说。

”听说你要组织一个阿比·达顿寂寞芳心俱乐部？

”如果你了解她们，你就不会这么笑话了。

你整天坐在家，没有人听你说那些大道理和冷幽默，看你还能笑得出来。

当你整天面对那个上门推销的家伙，尽推销些无用的东西给你，你还能乐得起来？

”我感觉到葛雷是在讽刺我，忍不住还击他。

”你不会有什么心事吧？

”葛雷说。

”史格柏太太很可怜，她孤独一人，别人总是把她当外人。

我不能坐视不管。

这不正是按你的上帝指示去做的吗？

”我说。

”别人不理她，是因为她的精神有问题。

还有，她身上有股难闻的气味。

你不要和这样的人在一起。

”葛雷用手在鼻尖处扇了扇，似乎要赶走某种气味。

”你觉得这可笑吗？

葛雷！

她是个可怜的人，她努力着要活下去，我们出手帮她一把，说不定可以把她从困境中解救出来。

”你是说“我们”？

”葛雷似乎不太高兴自己被扯进去。

他不想被这件事缠上。

”我没有强求的意思。

”我说。

其实，在我看来，葛雷在教堂里少讲一点，多到民众中去走一走，包括和史格柏太太这样的人打交道，说不定可以提高他的支持率。

他的支持率已经欠佳，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而已。

”好吧，随你的便，只要不把我搅进去。

我去看一下车库，你不用我替你打电话请病假吧？

”葛雷问。

我摇了摇头。

”时间到了，我该出去了。

”葛雷朝柯丽挥了挥手。

”爸爸干什么去了？

<<来不及说再见>>

”柯丽问我。

“哦，他要去看看车库新修补的屋顶有没有漏水，昨天晚上下了暴雨。

”我家的车库很大，停两辆车，还可以兼做工作室。

我们当初买这座房子就看中了这一点。

可没想到的是，从它建起来之后，因为漏水问题，里面从没干燥过，难以给车辆遮风挡雨。

屋顶修补过很多次了，这个“伤疤”才补好，那里又渗水了，地面凹凸不平，中间凹下去的一块就像一个贮水的水坑，小鸟都可以在里面洗澡。

车库里随时准备着几个水桶，以防从屋顶上泄下来的水。

葛雷终于鼓起勇气找她妈妈要了一笔钱，来维修车库的屋顶。

他坚称那笔钱是借的，每个月都得从我的账户里划出一小部分钱来还账。

我们的收入很有限，既是“房奴”，又是“车奴”，还是“孩奴”，一到月底，银行里的存折上就要见底，是地道的“月光族”。

我们一时还不起维修车库屋顶所花的两千元的材料费，也还不起去年圣诞节家庭聚会的机票钱，还有她妈妈替我们付的房屋的首付款。

除非教会给葛雷的工资涨到汽车销售员那么高，否则，这种状况就难有好转的机会。

如果葛雷能够放弃耶稣，考虑改行，比如把汽车卖给那些有钱人，我敢打赌我们家的日子肯定过得比现在好。

他的口才是一流的，只要他愿意。

我正想象着葛雷怎样带着那些有钱的老人去试车的模样，葛雷突然回来了。

他把门重重地关上，一头倒在沙发上，沮丧地说：“早知道这样，就该找个懂行的人来做。

”又出了什么问题？

”我问。

这次车库屋顶维修是葛雷的朋友杰克找人修的。

那个人是杰克的朋友，刚从监狱里假释出来，他花了两天时间将屋顶重做了一遍。

”小菜一碟。

”他们接手这桩工程时轻松地说。

没有想到，经过昨天晚上大雨的检验，车库维修后的情况更糟。

这些借来的钱打了水漂，葛雷自然十分难过。

葛雷比较保守，把事情总朝坏的方向想。

虽然这件事令人生气，但我也没有完全绝望，因为事情很少像他说的那么糟。

坏月亮到底能多坏？

我一边想着，一边往车库走去，看看具体情况再来想办法。

车库离我们有几十米的距离。

车库门打开之后，湿气扑面而来。

葛雷放工具的地方、储物柜和车辆旁到处都是小水坑，原来布满水渍的天花板现在更是糊成了一团。

屋顶上的水不断地滴在汽车的挡风玻璃和工作柜的上面，库门开关也淋湿了，装猫食的盘子里积满了水，四周漂着粪便，借来的两千元钱就这样泡汤了。

两千元！

这对我们来说，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

我抬头朝天花板看了看，上面破了一个洞，水从那里淋下来，虽然雨势已经变小，但从屋顶上流下来的水还是汇成了一股小水流。

我可以想见，在下大雨的时候，车库的屋顶上可能就是一个小瀑布。

这些打湿了的工具，还有柜子上的铁铰链，过不了几天就会长出红色的锈，变成一堆废铁。

梯子还靠在南边的墙壁上，我走了过去，准备爬上去看看。

梯子旁边是我们的信箱，旁边有一个黄色的小盒子。

那是什么东西？

我从来没有看到过。

<<来不及说再见>>

我打开盒子一看，里面还有一个装三明治的袋子，袋子里面竟然是一堆狗屎。

谁这么缺德？

我看了看四周。

早上还在下雨，邻居们在这个时候大多不会出门。

是不是有人遛狗的时候顺手丢进了那件东西？

这也不对，没有人会在我们的社区里面遛狗，更没有人会带着米保罗的袋子出来遛狗。

这个只有六户人家的小巷子，规矩跟东柏林一样死板。

那天，我拿了一些食品给睡在公交车站长凳上的流浪汉，钟太太第二天就在车站入口挂了一个“流浪汉禁止入内”的告示牌。

那还有谁会做这种事呢？

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挂告示牌的凯瑟·钟。

“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”

“我拿着那个可恶的袋子走进屋里，我要投诉。”

葛雷从沙发上抬起头，疑惑地看着我。

没有等他回答，我就大声地说：“狗屎！”

狗屎！

“妈咪，你在说脏话。”

柯丽在一旁批评着我。

不过，她对袋子里装的东西充满着好奇，很快就走了过来。

我翻开记着邻居姓名和电话的联络簿。

我按了一组电话号码，同时盘算着该如何把这件事告诉社区联谊会的会长。

喉咙的灼热感直达我的心脏，我有些愤怒了。

铃声响过四声之后，语音留言启动了，“这里是钟公馆，请在第三次嘟声之后留言。”

“那是钟太太沙哑的声音，我挂断了电话，拨了毕琪的号码。”

“上帝祝福你！”

“第一声铃响还没有结束，她的声音就传了过来。”

“毕琪，我是住在你对面的阿比。”

我的信箱旁边有一袋狗屎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

“天啊！”

我跟她说了不可以这样，她还是做了。

最近几个星期，她一直在抱怨你们家的沙利。

“我一下就明白过来了。”

不必指名道姓，“她”已经变成专有名词，就是住在我们家斜对面的钟太太。

“你家的沙利在草坪上随意大便，她很不高兴，我要她直接跟你谈，毕竟我们都是有信仰的基督徒呀！”

你说是不是？

“毕琪，我家的狗关在院子里，它只在我们家的草坪上大便呀。”

“我这样说，是故意让毕琪圣洁的灵魂紧张一下。”

“哦，”毕琪支吾着，“不过没有办法，她就是不高兴。”

“其实，你也知道她不开心的真正原因是，我拿吃的东西给那个流浪汉汤姆。”

“嗯，她觉得这种事情会鼓励……该怎么说呢？”

有人不劳而获，就会带来不好的事情发生。

大家都这么认为。

你收到了社区联谊会的告示单吧？

最近连续发生几次不速之客闯入事件，好让人担心。

“我不想理会这个问题，这是两码事。”

“据我所知，我们社区里唯一不好的特质是，有一个大忙人一直想充当好人，混淆是非。”

<<来不及说再见>>

“这件事我也无能为力，只能祈祷她别这样做了，你知道她是那样的人……”毕琪说。

我打断她的话，“你告诉她，我的狗到处大便，她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下次她再敢踏进我家一步，我就告她擅闯民宅，让她感受一下被人控告是什么滋味。还有，也请你一并告诉她，既然她这么热心地保存狗粪，我就把这包狗粪还给她，让她妥善保管好了。”

“嗯，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做，这会激化矛盾的……”没等毕琪吞吞吐吐地把话说完，我已经挂断电话。

对于这件事，我必须毫不犹豫地亮出自己的态度，要不就会被认为好欺负。

我把那包恶心的东西丢在钟太太的门口。

回到家里，葛雷还坐在沙发上发呆。

“换了新的屋顶，为什么漏水反而更严重？”

“我问他。”

“是啊，我也想知道。”

“葛雷站了起来，从桌上拿起报纸走进浴室。”

他想回避问题。

“为什么不打电话问一问？”

“为什么不开车出去找人算账？”

“我想不通他这半天都在做些什么。”

“葛雷！”

“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”

“总不能让这两千元打水漂！”

“我站在浴室的门外面追问着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葛雷回答的声音很小。”

“你打电话给提供材料的屋顶工程公司。”

“他们会说材料没有问题，是施工不良所致。”

“那是谁的问题？”

“我说不清楚。”

“葛雷叹了口气。”

“那你就打电话给杰克。”

“我的语气咄咄逼人，好像这全都是葛雷的错。”

“让我想一下，好不好？”

“他说。”

“葛雷一向是个老好人。”

“这可是我们从葛雷的妈妈那里借来的两千块钱啊，我简直被那些债务逼疯了。”

这时，柯丽轻轻地推了推我。

“妈咪！”

“你可以帮我修下它吗？”

“柯丽的两只手分别拿着芭比的脑袋和身体，那些都是塑料的。”

“让他们身首异处！”

“这正是我要对付仇人的方法。”

“那些邻居一定逃不掉，杰克也很有可能为此付出代价。”

“现在不行，柯丽，我和爸爸在谈正事。”

“我说。”

“妈咪，它这个样子会很疼的，你把它装好了，它就活过来了。”

“柯丽央求着我。”

<<来不及说再见>>

“不行就是不行。”

“我没好气地回答。”

柯丽哭了。

我听到马桶冲水的声音。

“阿比，冷静一点。”

“葛雷出来了，也不知道他这会儿在厕所中想出什么好的对策没有。”

葛雷抱着柯丽和肢解的芭比娃娃朝花园走去，我跑到楼上砰地关上房门，吞下两颗药粒，拉过被子蒙头就睡。

我生气了，不想管这些事情。

可是躺在床上睡不着，算来算去，怎么算都是要花更多的钱，而我们家的预算已经透支了，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

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，双眼浮肿，头脑更加昏沉，口水滴在枕头上把脸颊打湿了。

我下了床，水泥地的冰凉穿透我的脚底。

我听到柯丽在外面开心地唱歌。

走到楼下，葛雷坐在门口，她把娃娃放在爸爸大帽子里面，高兴得跑来跑去。

“柯丽，不要把东西丢在地上，沙利会乱咬的。”

“我吩咐着柯丽后，转过身用沙哑的声音问葛雷，‘你们不饿吗？’”

“我们刚才没有吃到麦片和冰淇淋。”

他笑着说。

我们互相举手投降。

“妈咪，柯丽跑过来抱住我的膝盖，‘我们没有吃鼻涕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’”

“我们没有打架，’她又说，‘我们也没有说‘笨蛋’这样的粗话。”

“乖。”

“那样会很没礼貌，不像一个淑女。”

妈咪，是不是？

“她说了一大堆，就是为了讨我开心。”

我知道在黄昏之前，她至少还会犯规两次，但睡了一觉之后，我的心情好起来了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就只有想办法来面对。

“你有没有打电话？”

“我问葛雷。”

“打了几个电话，我还打电话给史格柏太太，告诉她，你身体不舒服，下午去不了。”

“他说。”

我点头表示感谢。

“我以为只睡了几分钟，没想到都下午了……” “事情终究会解决的，你不用生气。”

“他向我保证。”

“你是说史格柏太太的头发，还是说我们家车库的屋顶？”

“屋顶还比较容易处理，你不觉得吗？”

“他回答。”

“你好坏。”

“我拉着他的手放在我的头发上摩挲着，算是对他表示歉意。”

我把昨天晚上剩下的意大利面加热后，当做午餐。

我算了一下这里与加州的时差，在厨房里拨起了哥哥瑞安的电话号码。

在等待越洋电话转接的过程中，我打开电视，把音量调到最小。

知名主持人欧帕拉正在访问一个悲伤的中年男人，旁边有些观众在陪着抹眼泪。

“你好，这里是史宾森的家。”

<<来不及说再见>>

“哥哥爽朗的声音从大洋那端传来。

“哥哥，我终于逮住你了。

“我说。

“你的声音怎么听起来有些嘶哑？”

“感冒，都是葛雷害的，他把感冒传染给了我们两个人，先是柯丽，现在又是我。

“你跟我要照片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，抱歉得很，我实在抽不出时间。

不过，你放心，我没有忘记这件事，这个周末我一定会上阁楼把你想要的东西找出来。

“瑞安是我唯一的健在亲人，他自命为家族档案管理员。

除了外婆的农场之外，那几箱照片是祖辈们留下的仅有的遗产，以前一直放在妈妈的衣柜里面。

“不用紧张，我可不是为了这个才给你打电话。

“好妹妹，你宽恕了我，不过你给我打的电话太少了。

“瑞安怪我联络得太少。

事实上，有时我打电话时，他已经睡了，西西里就会告诉我，说是瑞安有交代，不要吵醒他。

“我想问你关于农场的情况。

“你决心想卖掉农场吗？”

“他说。

“你真是未卜先知。

“是啊！”

我在这里就是做这行的，算命、占卦、做媒、写诉状什么的都干。

“我们需要一笔钱。

“要卖掉祖产，不仅我很尴尬，连他都很尴尬。

他知道我的难处，但是他没有说自掏腰包来资助我。

幸好，他没有这么做，要不又多了一笔人情债。

“我不知道十五英亩的农场在帕尔现在值多少钱，如果离开普敦近一点，价格也许会好很多，现在汇率不太好，不过，再便宜也应该值几十万吧。

这够用了吗？”

“够用了。

不过，你还记得家族的那个诅咒吗？”

“阿比，没有人会把诅咒当一回事，房地产中介更不会在意，你应该打电话给那个财产信托人，让他来处理。

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史列泼特。

“好，马上给史列泼特打电话，叫他把价钱喊高一点，给别人一点还价的余地，看看有没有人能接手。

“那些孩子们怎么办？”

“在外婆过世之后，农场的房间有好几年都空着，后来有人在那里收容了一群孤儿，办起了一所小学校。

他们在那里学到的东西可能永远也派不上用场，因为他们来不及长大就会告别人世。

几乎所有的孩子在出生时就从妈妈的身上感染了艾滋病，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事情了。

这在非洲来说，并不稀奇。

“农场太破旧了，那个学校本来也没打算永远开下去，那些房子总要垮掉的。

你要是卖掉农场，他们自然会找一个适合的地方，大家都知道那座学校迟早会关掉。

“你不会再留恋那个地方吧？”

“不，我不想再回到那里。

你应该也不会吧？”

“我当然不会。

“那就卖掉吧！”

<<来不及说再见>>

已经拖得太久了，早该处理掉了。

” “瑞安。

” “嗯？

” “真是要谢谢你，你一直都这样照顾我。

” “我是你唯一的哥哥。

看到你过得好，我就比什么都高兴。

” 谈完农场的事情，我问他是否还在写东西，这是他的兴趣。

“现在遇到一些瓶颈，不过只要有一瓶好酒和太太的相助，我就没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的。

倒是你自己多保重，不要动不动就感冒了，这阵子叫葛雷好好照顾你。

还有，给我那个聪明可爱的小外甥女转达一个，我的一个亲吻。

”挂断电话之后，我把电视的声音调大，那个专访还在进行。

神情悲惨、头发灰白的男人是《巨浪余生》的作者，书中写的是他的亲身经历：在缅因州的外海，一场诡异的船难夺走他两个儿子的生命，毁掉了他的婚姻，还让他丢了检察总长的职务。

最奇怪的是，那天他的妻子不让他带两个孩子去划船。

即使那天天气晴朗，风平浪静。

“她没有不祥的预感，也没有做噩梦，眼皮儿也没跳，只是让我不要把两个孩子带出去。

我没有听她的话，两个儿子跟我出了门，在卡车上朝她挥了挥手，连再见都没说。

” “你相信不幸发生之前会有预兆吗？

”欧帕拉问。

这时，我家的朝圣者突然在厨房的窗户外面号叫起来，社区里的几条狗都跟着一起狂吠，我感到了一阵心慌。

我快步从后门跑向凉亭，朝圣者正在向入侵者示威，明显有点力不从心，声音听起来像是受虐待的婴儿的惨叫。

我看到一团毛茸茸的黑影从凉亭底下钻出去，跑到钟太太的院子里，一股不祥的预感从我的心头升起。

“朝圣者，快进屋。

”我呵斥着家里的花猫。

它的尾巴竖得高高的，耳朵压得很低，得意洋洋地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但苍老已经遮掩不住。

闪电从空中划过，很快就听到了雷声，抬头朝远方一看，乌云密布，暴风雨就要来了。

“妈咪，我可以看电视吗？

”我回到厨房时，柯丽走了进来。

电视上正在播放胃肠药的广告，一个好生生的采访被插播的广告打断了好几分钟，现在柯丽进来了，我知道没办法继续看那个节目了。

“宝贝，电视会腐蚀你的大脑。

”我说。

“什么是大脑？

阿比。

”柯丽说。

“柯丽，叫我妈咪，不要叫我阿比。

” “可是我喜欢叫你阿比。

”她坚持着。

“别人都不能叫我妈咪，只有你才可以。

这是你特有的权利。

你要珍惜。

对我而言，‘妈咪’是一个很特别的名字。

” 我跟她解释，大脑是一种让人比那只笨猫聪明的东西。

像朝圣者已经老了，它还想打架，这就是没有大脑，至少是“脑残”。

<<来不及说再见>>

“打架可不好。”

柯丽说。

“没错。”

特别是打不赢的时候还想打，那就更不聪明。

“我可以看电视吗？”

只看五分钟。

柯丽说。

我没有点头。

“就两分钟，好不好，阿比？”

柯丽学会了讨价还价。

我差点又要发脾气了。

这个时候葛雷走了进来，拿着一束硕大的木槿花。

我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向柯丽做了让步。

电视频道被换了过来。

画面上是一对紫色的恐龙带着一堆魔幻世界的小孩子，绕着纸板做的院子奔跑。

柯丽看得津津有味。

我在一旁收拾衣服，心里却一直在想着那个哀伤的父亲，还有那场让他一夜白头的悲剧。

与他的悲痛相比，损失掉几千块钱、屋顶漏水、几件工具泡水生锈、有人偷偷送来一包狗粪，这些算得了什么？

我住在火奴鲁鲁山坡上的一栋房子里，丈夫温文尔雅不会出手打我，有一个会背诵《圣经》的女儿，这应该知足了。

很多日子以来，洗不完的脏衣服，哭闹不休的孩子，付不完的账单，教会里的信徒人数日渐减少，每次聚会都吵吵闹闹，这些麻烦事总是让我们看不到未来，但生活真的有那么糟糕吗？

还有很多事情比单调乏味更可怕，只要问问那个白头发的父亲就知道了。

单调乏味的日子可以补救，擦个口红，穿上银色的高跟鞋，找个有星星的夜晚一起出去散步，幸福就会回到我们的身边。

我不再去想那个可怜的父亲，还有他那葬身缅因州冰冷海底的两个儿子。

我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外婆的遗产执行人，然后再去打电话找朋友帮忙，我要改变一下生活，享受就在身边的幸福。

我不能让葛雷这个雷达上的光点黯然失色。

我首先要找的人是柯丽的教母詹妮，她是我所有的朋友当中最乐意照顾我女儿的人，最近她却老是抱怨背痛，而且说她很累，很容易疲惫。

一直到现在，我还在怀疑，她的这种变化是不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对孩子的管教方式不同。

詹妮不仅是一个家长，也是一个老师，在教育上似乎有着明显话语权。

不过，我并不赞同她的教育理念，从她的说法看，好像孩子的世界里面非黑即白。

矛盾发生在新年派对上。

那天调皮的柯丽各打了我们一下，这种行为要不要纠正？

我们为教育孩子发生了争辩。

她说我不应该在遇到一点阻力时就退让，这会让孩子得寸进尺。

我知道自己不应该和她争辩，更不应该批评她的能力，特别是在喝多了香槟酒之后。

但是，为什么都是我不对？

在开车回家的途中，葛雷说我刚才讲的那些话强词夺理，可能刺痛了詹妮。

第二天，我打电话向詹妮道歉，她表示不再计较，但是从那时开始，她的背就一直痛到现在，当然也就不能帮我带柯丽玩了。

谁知道这是不是她的托词呢？

我现在来央求詹妮，好像还不是时候，我改成找泰莉莎。

这是个身高近六尺的女人，行动一向迟缓，电话响了五声之后她才接起来。

<<来不及说再见>>

她正在生气，她拿起电话时还在大吼大叫，“你自己拉的屎，就自己擦屁股。

看我怎么修理你？”

“最后一句话说的是法语。

“你这样教小孩说法语吗？”

“我笑话她，没计较她在电话中没有礼貌地问好。

“有事吗？”

女强人？”

“她听到后哈哈大笑，仿佛刚才根本就没有在生气。

如果用调色盘作比喻，我是几个朋友之中颜色最浅的。

和她比起来，我瘦巴巴的，一点都不凶悍，和女强人的形象相差十万八千里。

她要这么叫，我也没有办法。

朋友们都矮她一截，不愿意和她站在一起，她要想说什么，别人都不敢吭声。

她看起来像一个游泳好手，可并不会游泳。

她和丈夫杰克跳舞的时候，总是她在带着自己的丈夫跳。

就是这么一个大块头的女人，却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，她绝对不会让自己看起来像菜场里的大妈。

泰莉莎喜欢叮叮当当的大耳环，擦着红色的指甲油，拿着大得有点夸张的手提包，我们几个人中只有她会化妆，宽大双颊经过她一修饰就光彩夺人。

“嘿！”

“她说，‘我喜欢你在《玛湖》杂志上面发表的文章，好像是在写我的表哥！’

“唉，这只是巧合吧，天知道她表哥是什么样的人。

泰莉莎是萨摩亚人，她远离家乡和族人，说是自我放逐到这个岛上。

“因为他们都很愚蠢，不值得交往。

“她不想受制于那些传统习俗，她嫁给了不是同一个民族的杰克，留着与歌手蓝诺丝一样的超短发，衣柜里全都是奇装异服，养了一堆不懂母语的小孩。

这些都是她自我放逐的成果。

她戴着椭圆形的小眼镜，T恤在肚脐的上方打着结，更让人发笑的是上面印的“愿拿老公换酒喝”几个字。

泰莉莎是个性情中人，从不扭捏作态，她会在人人正襟危坐的宴会上跳起舞来，若再喝上两杯酒就会放声高歌。

她的妈妈不放心，从南太平洋小岛的家乡跟了过来，现在和女儿挤在岛上狭窄拥挤的屋子里。

每次泰莉莎穿着宽大的短裤去教会，守着萨摩亚人文化传统的母亲都会摇头。

一个女人穿短裤去教会简直让人不可思议。

不过，只要她愿意去，做母亲的就知足了。

“今天晚上你可以帮我照顾柯丽吗？”

大约两三个小时，我和葛雷要去看电影。

“我说。

“没问题！”

“泰莉莎嘴里哼着歌，‘你要和牧师出去享受两人世界？’

“那你得主动点。

“泰莉莎告诉我和詹妮，她和杰克结婚十六年，生了三个小孩，现在还会每天晚上做爱。

我们大家心知肚明，她把做爱当饭吃，相信爱是做出来的。

所以每次各家到教会聚餐时，女人都会尽量离杰克远点，免得泰莉莎吃醋。

“六点半，我把她送到你家可以吗？”

“我问，‘我会先让她在家吃饱。’

“柯丽就不要在家吃饭了。

哦，今天晚上我们要吃披萨，带她过来吃吧，小孩子都喜欢这。

<<来不及说再见>>

”泰莉莎说。

”你最好了。

”我禁不住夸她。

”杰克也会这么做。

”顺便问一下，杰克这两天忙不忙？

请你告诉他车库的屋顶漏水了，让他有空来看一下。

”我就知道，那个家伙只会做一件事，就是折磨女人，其他的都不行！

该死，我儿子在抢东西吃，我得赶快去看一下。

就这样。

”我挂断电话去找葛雷，他在整理被雨水洗劫的车库。

”晚上六点钟，我们出去，我来叫你。

”我告诉他。

”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？

”葛雷很意外。

”没什么啊，我们夫妻俩有好长时间没有约会了，我们去电影院浪漫一下，让烦心的事都见鬼去。

”我说。

”……

<<来不及说再见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《来不及说再见》是一本一读就停不下来的小说，我在阅读的整个过程中，心都被抓得牢牢的。作者引领我们踏上一段难忘的现实与心灵之旅，从夏威夷的海滩到南非的大草原，让我们跟着她一起跨越种族与文化的藩篱。

这也是一本值得细细品味的小说，就像品尝好酒之后，口中余韵萦绕不绝，令人念念不忘。

----《大象的眼泪》作者莎拉·格鲁恩 这是一本少见的具有启发性的小说，我在阅读时，可以感受到情感奔流，不能自己，只得将书放下，心情平静后，再继续花了一晚上读完。

作者以时而犀利时而温柔的文笔，同时探索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。

-----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作家 卢安·莱斯

<<来不及说再见>>

编辑推荐

让心灵更柔软更强大的女性情感疗伤小说。

献给所有受过伤，或正在疗伤的你——当生命遭遇伤痛，我们惟有面对！

人死了，时间却活着，占据着所有的空间 世界上最大的痛，是你走了之后，我还留在没有了你的这里……

<<来不及说再见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